

像名侦探一样思考

经典  
珍藏版

SHERLOCK  
HOLMES

# 福尔摩斯

探案全集

【英】阿瑟·柯南·道尔 ◆ 原著

7

《海军协定》

《最后一案》

《独自骑单车的人》



山东教育出版社  
SHANDONG EDUCATION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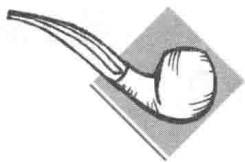
The Complete  
Sherlock Holmes

像名侦探一样思考

# 福尔摩斯

探案全集

【英】阿瑟·柯南·道尔◆原著  
武汉捷卓图文销售有限公司◆编绘



# 前言

“夏洛克·福尔摩斯”是 19 世纪末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·柯南·道尔塑造的一个才华横溢的私人侦探。

柯南·道尔，1859 年 5 月 22 日出生于英国北部城市苏格兰首府爱丁堡。他一共写了 60 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，包括 56 个短篇小说和 4 个中篇小说。这些故事在 40 年间陆续在《海滨杂志》上发表。故事主要发生在 1878 年到 1907 年间，最后的一个故事是以 1914 年为背景。这些故事中有两个是以“福尔摩斯”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，还有两个是以第三人称写成，其余的都是他的助手华生的叙述。

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包括“冒险史系列”“新探案系列”“回忆录系列”“归来记系列”以及《血字的研究》《恐怖谷》《巴斯克维尔的猎犬》《四签名》。

柯南·道尔笔下的神探福尔摩斯善于通过观察与演绎法来探究问题，其人物形象无数次被搬上大荧幕。平常他在贝克街 221 号 B 的公寓里悠闲地抽着烟斗，等待委托人上门或者做化学实验。一旦接到案子，他立刻会变成一只追逐猎物的猎犬，开始锁定目标，将整个事件抽丝剥茧、层层过滤，直到真相大白。华生是他多年的得力助手，他的传记作家，以及他一生的挚友。



福尔摩斯的相貌和外表，乍见之下就足以引人注目。他有六英尺高，身体异常消瘦，因此显得额外颀长；细长的鹰钩鼻子使他的相貌显得额外机警、果断；下颚方正突出，说明他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。他经常拿着烟斗与手杖，外出时戴黑色礼帽。

福尔摩斯以他严谨的推理、丰富的想象力将各类复杂案件抽丝剥茧，使一个个罪犯无处遁形，同时也使警界的正规军不得不经常来向他请教，并为他的侦探才能叹服。

毋庸置疑，“福尔摩斯”已经成了名侦探的代名词，或者说“福尔摩斯”已经成了一个符号，一个象征智慧的符号。

在编辑这套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的过程中，我们精心筛选了原著中的精彩篇章。这些故事结构严谨，情节跌宕起伏、环环相扣、引人入胜。



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希腊译员 .....     | 1   |
| 海军协定 .....     | 21  |
| 最后一案 .....     | 57  |
| 空屋 .....       | 73  |
| 独自骑单车的人 .....  | 91  |
| 查尔斯·米尔沃顿 ..... | 109 |





## 希腊译员

我和福尔摩斯先生虽相识很久，亲密无间，但极少听他说起他的亲属，也很少听他讲起自己早年的生活。他这样沉默寡言，有时我把他看作一个有头脑无情感的人。他不喜欢接近女人，不愿结交新友，这都表明了他不易动感情，尤其无情地是他绝口不提家人。可有一天，他竟同我谈起他的哥哥来了。

一个夏天的傍晚，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聊，讨论要点是：一个人的才能有多少出于遗传，又有多少出于自身早年所受的训练。

“拿你本人来说，”我说，“你的观察才能和独到的推理能力，都取决于自身的系统训练。”

“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，”福尔摩斯思忖着说道，“我祖上是乡绅，不过，我这种癖性是我血统中固有的。可能我祖母就有这种血统，因为她是法国美术家吉尔内的妹妹。血液中的这种艺术成分很容易具有最奇特的遗传形式。”

“可是你怎么知道是遗传的呢？”

“因为我哥哥迈克罗夫特的推理艺术比我高。”

这对我来说确实还是一件新闻。

“这是你谦虚的说法吧？”





“亲爱的华生，我不同意有些人把谦虚列为美德。对逻辑学家来说，一切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，对自己估价过低和夸大自己的才能一样，都是违背真理的。所以，我说迈克罗夫特的观察力比我强，这是毫不夸张的实话。”

“你哥哥比你大几岁？”

“比我大七岁。”

“他为什么没有名气呢？”

“噢，他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是颇有名气的。”

“那么，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“噢，比如说，在第欧根尼俱乐部里。”

“我从未听说过这么个地方。”

福尔摩斯拿出表来看看，说：“第欧根尼俱乐部是伦敦最古怪的俱乐部，而迈克罗夫特是个最古怪的人。他经常从下午四点三刻到七点四十分待在那里。现在六点，如果你有兴致出去走走，我很高兴把这两个‘古怪’介绍给你。”

于是我们来到街上，向雷根斯圆形广场走去。

“你一定很奇怪，为什么迈克罗夫特有这样的才能，却不用于做侦探工作呢？”

“但我想你说的是……”

“他在观察和推理方面比我高明。假如侦探这门艺术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推理就行，我哥哥一定是个举世无双的大侦探了。可他既无做侦探工作的愿望，也无这种精力，连去证实一下自己所做的论断也嫌麻烦。我经常向他请教，从他那里得到的解





答后来证明都是正确的。不过，在一件案子提交给法官或陪审团之前，要他提出确凿的有力的证据，那他就无能为力了。”

“那么，他不是以侦探为职业的了？”

“我赖以谋生的侦探业务，在他那只不过是业余癖好。他擅长数学，常在政府各部门查账。他住在蓓尔美尔街，拐个弯就到了白厅。他每天步行上班，早出晚归，年年如此，没有其他活动，唯一的去处是他住所对面的第欧根尼俱乐部。”

“我想不起有叫这个名字的俱乐部。”

“很可能你不知道。伦敦有许多人，有的生性羞怯，有的愤世嫉俗，他们不愿与人为伍，可他们并不反对到舒适的地方去坐坐，看看最新期刊。为此，第欧根尼俱乐部便诞生了。”

我们边走边谈，不知不觉来到蓓尔美尔街。福尔摩斯在离卡尔顿大厅不远的一个门口停下来，叮嘱我不要开口，把我领进大厅。我通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一间宽大豪华的房间，里面很多人坐着看报，各守一隅。福尔摩斯领我走进一间小屋，然后很快领回一个人来，我知道这就是他哥哥。

迈克罗夫特·福尔摩斯比他弟弟高大粗壮得多，身体极为肥胖，面部虽然宽大，但某些地方却具有他弟弟特有的那种轮廓分明的样子。

“很高兴见到你，先生，”他伸出一只又宽又肥的手来，“由于你为夏洛克作传，他才得以名扬四海。顺便说一下，夏洛克，我还以为上星期会看到你来找我商量那件庄园主住宅案呢。”







“我把它解决了。”我的朋友笑容可掬地说。

“当然，这是亚当斯干的了。”

“不错，是亚当斯干的。”

“从一开始我就确信这点。”两人一起在俱乐部凸肚窗旁坐下。“要想研究人类，这是最好的地方，”迈克罗夫特说道，“看，就拿这两个向我们走过来的人来说，这是多好的典型呀！”

“你是说那弹子记分员和他身旁那个人吗？”

“不错，你怎样看那个人呢？”

这时那两个人在窗对面停下了。我可以看出，其中一个人的背心口袋上有粉笔痕迹，那就是弹子戏的标志了。另一个人瘦小黝黑，帽子戴在后脑门上，腋下夹着好几个小包。

“我看他是一个老兵。”夏洛克说道。

“并且是新近退伍的。”他哥哥说道。

“我看，他是在印度服役的。”

“是一个军士。”

“我猜，是皇家炮兵队的。”夏洛克说道。

“是一个骡夫。”

“不过有一个孩子。”

“有不止一个孩子，我亲爱的弟弟。”

“得啦，”我笑着说道，“这有点儿太玄乎了。”

“可以肯定，”夏洛克答道，“他有一种威武的神情，风吹日晒的皮肤，他是一个军人，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；他最近刚从印度返回不久。”





“他刚退伍不久还表现在他仍穿着那双他们所谓的炮兵靴子。”迈克罗夫特说道。“他悲伤的样子说明他失去了某个最亲爱的人。从他自己出来买东西这件事来看，像是失去了妻子。你看，他在给孩子们买东西。那是一个拨浪鼓，说明有一个孩子很小。他妻子可能在产后去世。他腋下夹着一本小人书，说明他还惦记另一个孩子。”

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福尔摩斯说他哥哥比他本人的观察力还要敏锐。夏洛克瞅了我一眼，微微一笑。

“夏洛克，我有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，正着手分析判断。但要我把它进行到彻底完满解决，我确实没有那份精力。如果你愿意听听情况……”

“我亲爱的迈克罗夫特，我非常愿意。”

他的哥哥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，匆忙写下几个字，按了按铃，把这张纸交给了侍者。

“我叫人去请梅拉斯先生到这里来了。他住在我楼上，他在遇到疑难时便来找我。据我所知，梅拉斯先生是希腊血统，精通数国语言。他的生活来源，一半是靠在法院当译员，一半是靠给那些住在诺森伯兰街旅馆的阔绰的东方人做向导。还是让他自己把他的奇怪遭遇告诉你们吧。”

过了几分钟，来了一个矮胖粗壮的人，他那橄榄色的脸庞和漆黑的头发说明他是南方人，可他讲起话来却像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。他热情地同福尔摩斯握手。听说这位专家愿意听他的奇遇，他那一双黑色的眼睛闪烁出喜悦的光芒。





“我所说的事，恐怕警察不会相信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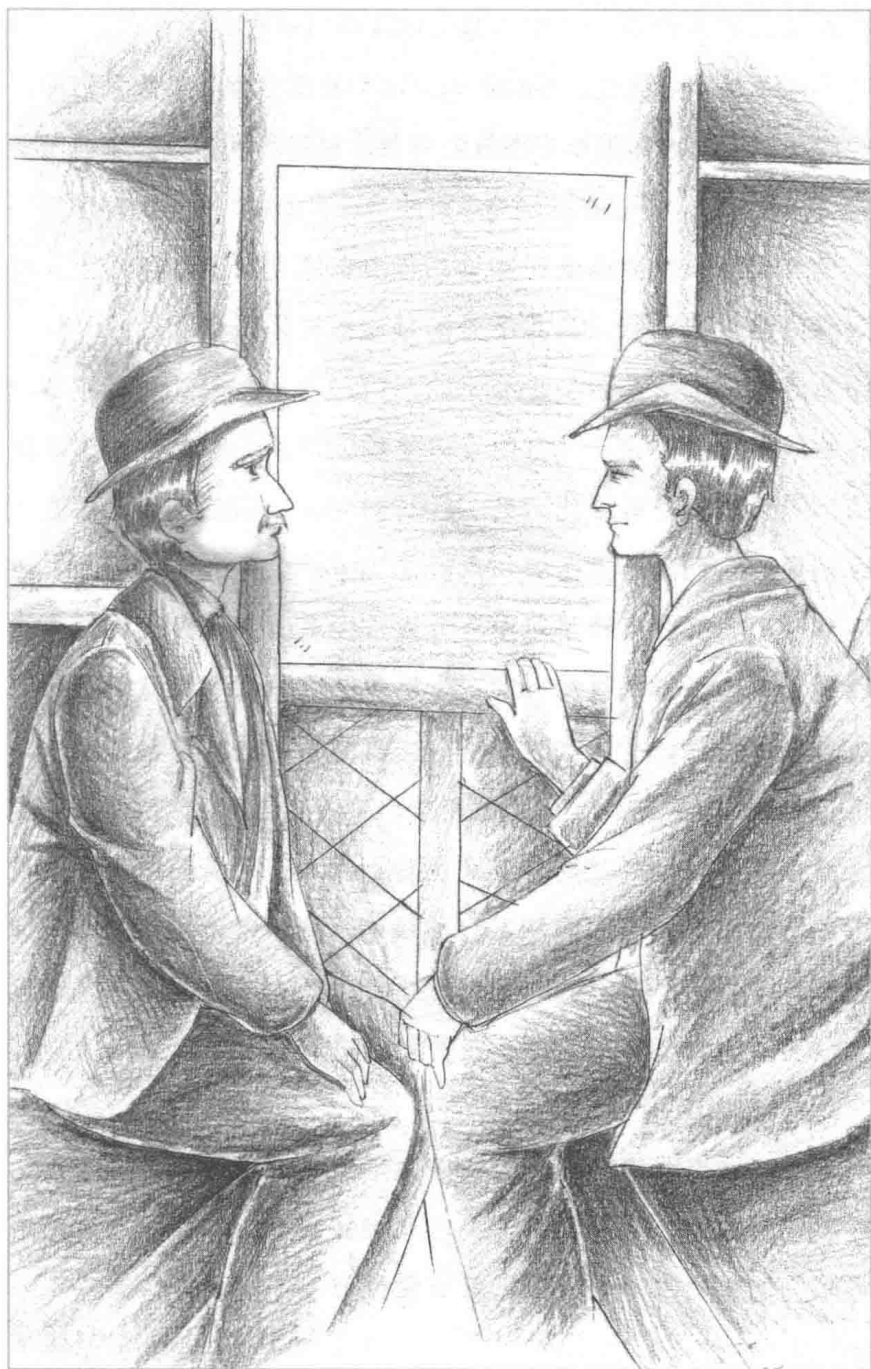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洗耳恭听。”福尔摩斯说道。

“事情发生在星期一夜晚，也就是两天前。我是一个译员，能翻译所有语言。因为我出生在希腊，所以我主要是翻译希腊语。多年来，我在伦敦希腊译员中首屈一指，我的名字早为各家旅馆所共知。外国人遇到困难或旅游者到达很晚，往往在不寻常时来请我给他们当翻译。因此，星期一夜晚，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人拉蒂默先生来到我家中，他说，有一位希腊朋友因事到他家去拜访，他不会讲任何外语，因此需要请一位译员。他家住在肯辛顿，离这儿有段距离。他似乎很着急，我们一来到街上，他就一把将我推进马车内。我坐进车中，立刻产生怀疑，因为我发现我坐的并不是一辆普通四轮马车。这辆马车相当宽敞，装饰虽旧损却很讲究。拉蒂默先生坐在我对面，我们经过了查林十字街，转入谢夫特斯伯里大街，又来到牛津街，我刚想冒失地说：到肯辛顿从这儿走是绕远了，却被同车人一种奇怪的举动打断。他从怀里取出一根灌了铅的大头短棒，前后挥舞了几次，似乎是在试试它的份量和威力，然后一言不发地把它放在身旁座位上，接着他把两边的窗玻璃关好。使我异常吃惊的是，我发现，窗上都蒙着纸，似乎存心不让我看到外面。

“‘很抱歉，挡住你的视线，梅拉斯先生，’他说，‘我是不打算让你看到我们要去的地方。’”

“他这话使我大吃一惊。他是个膀大腰圆、力气过人的青年，即使他没有武器，我也决不是他的对手。‘拉蒂默先生，’







我结结巴巴地说道，‘要知道，你这样做完全是非法的。’

“‘是有点失礼，不过我们会给你补偿。但我必须警告你，今晚不论何时，都不要妄图报警或做出对我不利的事。现在没人知道你在何处，不论在这辆马车里或是在我家中，你都跑不了。’

“我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，心中奇怪，究竟为什么他要用这种办法来绑架我。可我十分清楚，抵抗是没用的，只好听天由命。马车行驶了约两个小时，有时马车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，说明是走在石板路上，有时走得平稳无声，说明是走在柏油路上。除了这些声音变化之外，没有别的什么能使我猜出我们现在何地。我们离开蓓尔美尔街时是七点一刻，而当我们终于停下车时，我的表已经是差十分九点。同车人把窗玻璃打开，我看到了一个低矮的拱形大门，上面点着一盏灯。我连忙从马车上下来，门打开了，我进入院内，模糊记得进来时看到一片草坪，两旁长满树木。大厅里面点着一盏彩色煤油灯，房子很大，里面挂着许多图画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。在暗淡的灯光下，我可以看出那个开门的中年人身材矮小，形容猥琐，双肩向前佝偻着。他向我们转过身来，亮光一闪，我这才看出他戴着眼镜。

“‘是梅拉斯先生吗，哈罗德？’他说道。

“‘对。’

“‘这事办得漂亮！梅拉斯先生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如果你对我们诚实，你是不会后悔的，如果你耍花招，但愿上帝保佑你！’他说话时声音颤抖，可不知为何，他给我的印象比那个年轻人更可怕。





“‘你要我做什么？’我问道。

“‘只是向那位拜访我们的希腊绅士问几个问题并使我们得到答复。我们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不得多嘴，否则……’他发出格格的笑。

“他说着打开门，领我走进一间屋子，室中陈设很华丽，不过室内光线仍然来自一盏拧得很小的灯。房间很大，我进屋时，双脚踏在地毯上，软绵绵的，说明它很高级。我又看到一些丝绒面软椅，一个高大的大理石白壁炉台，一旁似乎有一副日本铠甲，灯的正下方有一把椅子，那个年纪大的人打个手势，叫我坐下。年轻人走出去，又突然从另一道门返回，领进一个穿着肥大睡衣的人向我们走来。当他走到昏暗的灯光下，他那副样子吓得我毛骨悚然。他面色蜡黄，憔悴异常，两只明亮而凸出的大眼睛，说明他虽体力不佳，精力却充沛。除了他那羸弱的身体之外，使我更加震惊的是他脸上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奇形怪状的橡皮膏，一大块纱布用橡皮膏粘在嘴上。

“‘石板拿来了吗，哈罗德？’那人颓然倒在椅子中时，年纪大的人喊道，‘把他的手松开，给他一支笔。梅拉斯先生，请你向他发问，让他写下回答。首先问他，他是否准备在文件上签字？’

“那人眼冒怒火。‘不！’他在石板上用希腊文写道。

“‘没有商量余地吗？’我按照恶棍的吩咐问道。

“‘除非我亲眼看见她在我认识的希腊牧师作证下结婚，否则绝无商量余地。’







“恶棍狞笑着：‘你知道你会得到什么结果吗？’

“‘我什么都不在乎。’

“上述问答只不过是一些片断，我不得不一再问他是否妥协让步，在文件上签字；而一次又一次得到同样愤怒的回答。我很快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想法。我在每次发问时加上自己要问的话，一开始问一些无关紧要的话，试试在座的那两个人是不是能听懂。后来，我发现他们毫无反应，便更大胆地探问起来。我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的：

“‘你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。你是谁？’

“‘我不在乎。我在伦敦人生地疏。’

“‘你的命运靠你自己决定。你在这里多久了？’

“‘爱怎样就怎样吧。三个星期。’

“‘这产业不会归你所有。他们怎样折磨你？’

“‘它决不会落到恶棍手里。他们不给我饭吃。’

“‘你签字后就能自由。这是一所什么宅邸？’

“‘我决不签字。我不知道。’

“‘你一点也不为她着想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’

“‘我听她亲自这样说才相信。克莱蒂特。’

“‘如果你签字，你就能见到她。你从何处来？’

“‘那我只好不见她。雅典。’

“再有五分钟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就能当着他们的面把事情探听清楚。不料此时房门突然打开，走进一个女人。我看不清她的容貌，只觉她身材颇长，体态窈窕，头发乌黑，穿着白





色睡衣。

“‘哈罗德，’那女子操着不标准的英语说，‘这里太寂寞了，只有……啊，这不是保罗吗！’

“最后的两句话是用希腊语说的，话犹未了，那人把嘴上封的橡皮膏用力撕下，尖声叫喊着：‘索菲！索菲！’扑到女人怀里。然而，他们只拥抱了片刻，年轻人便抓住那女人，把她推出门去。年纪大的人毫不费力地抓住那瘦削的受害者，把他从另一道门拖出去。一时间室内只剩下我一人，我猛地站起来，模模糊糊地想：我可以设法发现一些线索，看看我究竟在什么地方。不过，幸好我还没有这样做，因为我一抬头就看到那年纪大的人站在门口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我。

“‘梅拉斯先生，我们没拿你当外人，才请你参与私事。我们有位讲希腊语的朋友，开头是他帮助我们进行谈判的；但他因急事回东方去了，否则不会麻烦你。听说你的翻译水平很高。’

“我点了点头。

“‘这是五英镑，希望足够作为谢礼。请记住，’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胸膛，笑着说道，‘假若你把这事对别人说出去，那就让上帝怜悯你的亡灵吧！’

“我无法向你们形容这个面容猥琐的人是何等地使我厌恶和惊骇。他面色憔悴而枯槁，一小撮胡须又细又稀，说话时嘴唇和眼睑颤动不止。他面目可憎之处还在于那双眼睛，铁青发灰，闪烁着冷酷、恶毒、凶残的光。

“‘如果你把这事宜扬出去，我们有办法得到消息。马车





在外面等你，我的伙伴送你上路。’

“我急忙穿过前厅坐上马车，又看了一眼树木和花园，拉蒂默先生紧跟着我，一言不发地坐在我对面。我们默不作声地行驶了一段漫长的路程，车窗依然挡着，最后直到半夜，车才停住。

“‘请你在这里下车，梅拉斯先生，’我的同车人说道，‘很抱歉，这里离你家很远。如果你企图跟踪我们的马车，那只能对你自己有害。’

“他边说边打开车门，我刚跳下车，车夫便策马疾驶而去，我惊愕地环顾四周。原来我置身荒野，四下是黑乎乎的灌木丛。远处一排房屋，窗户闪着灯光；另一边是铁路的红色信号灯。

“载我来到此地的那辆马车已经无影无踪了。我站在那里向四下呆呆地望着，想弄清究竟身在何地，这时我看到有人摸黑向我走来。等他走到我面前，我才看清楚他是铁路搬运工。

“‘你能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’我问道。

“‘这是旺兹沃思荒地。’他说道。

“‘这里有火车进城吗？’

“‘如果你步行一英里到克拉彭枢纽站，’他说道，‘正好可以赶上去维多利亚车站的末班车。’

“我这段惊险经历就到此为止。福尔摩斯先生，除了刚才对你讲的事情之外，我既不知所到何地，也不知和我谈话的是何人，其他情况也一概不知。不过我知道那里正进行着肮脏的